



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笼舍中的一对朱鹮亲鸟。

见证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前曹村脱胎换骨，唱响了新时代乡村巨变的凯歌，在聊城大地书写了美丽的蝶变与崛起。

■ 陈文念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前曹村是唐朝宰相、政治家马周的故里，如今的景象是：前槽朝阳家苑，一幢幢居民楼拔地而起；马周文化广场，霓虹灯照亮宽敞古老的街道，人们在广场上载歌载舞；高山原野绿意葱茏，清澈的河水倒映着村庄的“身影”，景色如诗如画……

—

前曹村，因唐代时走出个有口皆碑的宰相马周，而声名鹊起。世世代代的人们在此生活，前曹村也有了赓续深厚的历史文化脉络。但是走过几个世纪后，前曹村躺在宰相故里的光环下，过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积弱积贫的苦难日子，村庄荒芜破旧、道路泥泞，村民自由散漫、不思进取。贫穷，让前曹村的人们在呐喊，希望改写前曹村的现状，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

转变，来自前曹村的当家人马立岭。马立岭出生在前曹村，目睹了村庄日益颓废落后的面貌，村里的情况他了如指掌，让村民过上好日子，是他从青年时期就有的想法。

那年，他30岁，是镇上的一名电工，工作轻松、生活安逸。他任劳任怨地工作，即将转正的时候，马立岭的人生之路有了一个重大转折——一个自然村选他为村干部。

这可难住了他，如果回村，意味着这几年镇上的工作白干了，转正式工的前途就化为泡影，一辈子要在农村务农，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了，妻子和家人都会反对的；如果不回去，则辜负了父老乡亲的信任，无颜面对群众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思来想去，马立岭说服了妻子，干起了村民小组长。

马立岭不负众望，眼界开阔、脑瓜灵活的他，一剂良药就解决了群众致富无门路的难题。土地生金，可眼睁睁看着脚下这片土地没有发挥出效益最大化，资源就在眼皮底下，马立岭决定种植高效经济作物：引种夏播棉和日本红富士苹果树。

消息一出，什么风凉话都来了，都说他异想天开。村民你看看我，我瞧瞧你，没有一个人行动。看到村民的惰性，马立岭开始白天宣讲讲解，夜晚串门做工作，跑断了腿也磨破了嘴。

接着他找几家示范引导，村民看见这几家富裕了，也纷纷抢着种植高效经济作物。几年过去，村民尝到了甜头，干得越来越带劲，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马立岭的干劲传了出去，在群众心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这个种植模式也辐射了周围村庄，其他村民也挣到了钱。

二

有了带领群众致富的好口碑，在选举前曹村的党支部书记时，四个自然村的村民一齐将目光投给了他们信任的马立岭。

那是2010年，马立岭已57岁。虽然在1999年时，他就当选了一个自然村的村主任，主持全村工作。但，马立岭管理一个自然村游刃有余，管理由四个村组成的行政村大村，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况且其他的村也民心涣散，各唱各的调……

面对这个烂摊子，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连睡觉都在想如何让村庄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他面临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村庄拆迁。已经很多年了，拆迁方案三起三落，屡屡落空。其他村早已完工，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楼，享受新生活。前曹村的工作却无法展开，难于上青天。

这个烫手的山芋，马立岭知难而进，接手了。

村里看他笑话的人说，马立岭就是有齐天大圣的本领，恐怕也无济于事。多少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车轮打转转挪不动半步。他们小看了马立岭的顽强意志和魄力，“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的故事早已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党支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先进村民会议，隔三岔五地开。一个月，两个月……已连开了五六个月，会上，说问题，亮方案，讲政策，摆难题，看前景……

可依然，有村民同意了，有村民反对，还有村民是中间派见风使舵。常常是一个问题，都要多次开会研究。

按照区里的规划，新政东路穿城而过，需要拆迁前曹村部分村民房屋，这样前曹村土地立马会升值。新政东路前曹村路段大街两边规划盖门市楼，编制的图纸他通宵达旦反复修改，工程手续千头万绪，要跑多个职能部门，冷面凉风都尝尽了，手续快办下来，跑了三年多，1200多个日日夜夜，遇到上火的事家常便饭。建门市楼需要一大笔资金，村里又没有这么多资金，经过研究决定，凡是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村民，按每人平均分配，需要每人每平方米缴纳1100元建筑成本费用，手头不宽裕的村委要负责协调银行低息贷款。当时门市楼的市场价格是每平方米2000多元。村民无动于衷，相互观望。

在这期间，马立岭每天走街串巷游说村民。有的阴阳怪气，有的恶言相加，有的漫天要价……马立岭头炮就吃了个“闭门羹”，急火攻心，七尺硬汉倒了下来，在医院医生给他安了两个支架，才把他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

妻子好言相劝，放弃吧，你不要命了？但妻子的话如耳旁风，“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马立岭的脾性。

马立岭早早出了院，他要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思来想去，他找到了！他拿有五间房子占据黄金地段的亲侄子“开了刀”！群众的眼睛紧盯着马立岭，看他是否一视同仁。

马立岭想，只有攻破侄子这座“碉堡”，才好解决其他人的问题。他一连找了侄子好多次，最终侄子想通了，签了字。

马立岭面临的不仅是大义灭亲的较量，还要过生死的关口。曾经有个钉子户拿出刀子要与马立岭同归于尽，面对寒光闪闪的刀，马立岭没有退缩半步。在正气面前，钉子户自知理亏，握手言和，同意按政策拆迁。

当建设工地上，推土机响声隆隆，村民鸣炮庆祝之时，马立岭再次心脏病突发，生命垂危。幸运的是，他再次从死神的手中逃脱。

马立岭的做法让村民心悅诚服，啧啧称赞：当家人好样的，这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精神品格。

带着前曹村昨天的荣光和今天的希望，他扎根于马周故里这片沃土，犹如一支如椽大笔为前曹村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富裕蓝图——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前曹村就脱胎换骨，唱响了新时代乡村巨变的凯歌，在聊城大地书写了美丽的蝶变与崛起。

前曹村村民的生活蒸蒸日上，一项项福利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无息贷款、盖房补贴、医疗保障、生活低保……向村民传递着丝丝缕缕的温暖，映红了前曹村的生活画卷。

如今，前曹村集体公共积累达到2亿多元，家家都变成了百万元户。2015年，前曹村被授予“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2021年，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现在的前曹村，已由负债村一举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强村。村里的办公大楼宽敞明亮；投资1000多万元的职工之家，便民利民；新落成的幼儿园，诵书童声如天籁悠扬……

蝶变，都写在前曹村的史志簿上。这个盛产传奇的地方，在新世纪续写了新的篇章。

董寨人用汗水为朱鹮筑起了家园。从朱鹮濒危到如今数量增多，每一次繁育、放飞、佩戴环志和跟踪器，都是对生命的珍视。黄治学等科研人员和志愿者们不懈守护，在挫折中前行。他们的故事随朱鹮飞翔而流传……

“寻”鸟征程

■ 林平

连绵不断的群山中，千鸟竞翔，“东方宝石”朱鹮飞翔在山林之间……

这是位于豫鄂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北麓的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鸟类的天堂”。那里山林茂密，河沟交错，水田片片，几户人家散落其间。置身其中，眼前的风景像无形的画笔在精美的山水画中随意蘸点的墨点，或浓或淡，或深或浅，却勾勒出一幅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画卷。

—

一只朱鹮幼鸟从高大的马尾松上的鸟巢振翅而下，惊起了山林中的几个人影。他们匆忙在山边水塘和秧田边寻觅，却久久不获。那只朱鹮幼鸟约有30日龄，长喙、凤冠、红首、白羽，两翅展开，翩翩飞翔，只在天空留下一道橘黄色的翅影……

彼时，我也在董寨。我是为零距离感受董寨人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所做的工作而来，就住在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荒田管护站内。那些日子，无论晨昏还是正午，我都能清晰地听见朱鹮的叫声。

每年五月，董寨人都会给树上的朱鹮幼鸟佩戴环志和跟踪器，以便掌握小朱鹮飞出后的生长和迁移情况，为朱鹮研究和保护提供翔实数据。然而，小朱鹮还不会大声鸣叫，一旦落地就很难找到它，极易因饥饿或遭遇蛇、黄鼠狼等动物的伤害而死亡。这对于野外繁殖的珍稀鸟类和保护区监测保护都是损失。

为那只小朱鹮的命运担忧，我与他们一起寻找起来。然而，在这片一面是茂密山林、一面是稻田和水塘的浅山区，寻找一只不会飞翔的小朱鹮，谈何容易！

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独特，峰峦叠嶂，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森林覆盖率高，为鸟类资源集中地，占河南省鸟类总数的80%、全国的20%，是同一经度或同一纬度保护区中最多的地区。得益于当地温暖湿润的气候、朱鹮作为珍贵鸟类在此栖息，充足的降水光照、丰富的塘湖堰坝，以及分布广泛的稻田等，满足了它们的生存和繁殖需要。朱鹮曾分布于我国东部、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地，在大别山区的野外分布记录可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环境恶化，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朱鹮濒临灭绝，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发现了仅存的7只朱鹮野生个体后，迅速开展拯救保护行动。2001年，董寨获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为朱鹮的生长和迁地保护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06年，董寨成为朱鹮迁地保护和野生放飞地；2007年，北京动物园送来4只成年朱鹮和日本归还的13只朱鹮，悉数饲养于董寨朱鹮繁育中心。

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繁育站副站长黄治学告诉我，“朱鹮是晚成鸟，幼鸟出壳后需经过一个半月的人工护理，24小时守护。而引进朱鹮在带给董寨人欣喜的同时，沉重的打击也接踵而至。比如，在饲养和繁育中，北京来的一批朱鹮因肠道问题用药不当而死亡，日本归还的一只朱鹮，因应激反应，起飞后碰到网笼硬物而受伤死亡……”

这一系列的打击让当年的董寨人心有余悸，于是，他们邀请了国内有关专家前来指导，黄治学就是其中之一。

黄治学初到董寨时，看到董寨笼养的大部分朱鹮头皮被网笼撞破，便与其他专家提出防护救治等意见。那一次，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董寨对朱鹮技术人才的渴望。于是，在2008年，黄治学以特殊人才的身份，从陕西省汉中市洋县被引进到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董寨朱鹮繁育中心不可或缺的专家级人才。

没想到，第一次随黄治学师徒和科研人员到野外抓鸟佩戴环志，我就亲眼看见一只幼鸟从巢上惊飞而下，不见了踪影。

二

5月中旬的董寨气温高达30摄氏度，山林密不透风，风过树梢而不入。此时，董寨正与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的席学博合作，为朱鹮幼鸟佩戴环志和跟踪器，以研究朱鹮迁地保护种群复壮生态遗传机制。这一合作始于2019年，席学博已是第三批来此研究的动物所博士。

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了朱鹮繁育付出了艰苦努力。时光回溯到2008年4月20日清晨，董寨人工孵化室迎来了第一只人工繁育的朱鹮破壳。那是经过28天精心呵护的成果，孵化期间，每隔两

个小时，工作人员就要转动卵约90度，每天要转动12次左右，每隔三小时要晾卵一次，每天晾卵四五次。如此循环往复，才迎来了这个小生命。

黄治学和董寨人欣喜若狂。

从此，董寨人一发不可收，人工繁育小朱鹮一年比一年多。2024年4月20日早上，当又一只小朱鹮在孵化箱里破壳而出时，董寨人工繁殖成活小朱鹮数量已达到300只，野外朱鹮种群数量扩大到500多只。

我曾目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照顾朱鹮的场景。早晨7点钟，他们就从荒田管护站出发，沿溪边栈道，拾级而上，走过野化训练基地、野化过渡笼舍，途经生态饲养笼舍和繁育中心外网笼，来到一排平房门口。这里有监控室、孵化室、育雏室、饲料室。他们在孵化室消毒准备后，到育雏室用盆里喂养小鸟。笼里满是鸟类，需清理冲洗。志愿者们来自各地，以年轻人为主，承担着寻巢、饲养、清洁、投食、监测等不同的工作。

在这里，除了黄治学，搞朱鹮繁育及监测工作时间最长的，就是蔡德靖。蔡德靖原来是护林员，2013年从事朱鹮野外监测工作，如今是董寨朱鹮繁育站副站长。蔡德靖向我介绍了朱鹮有关的常识。他说，“朱鹮栖息于山区丘陵的疏林，在溪流、沼泽及稻田内涉水漫步，在高大的树木上休息及夜宿。朱鹮如今属于留鸟，秋冬季节，它们会结成小群，向低山平原作小范围游荡。三四月间筑巢，每年繁殖一窝，每窝产卵二到四枚，由双亲孵化及育雏，孵化期约28天，40天离巢，两岁成熟，寿命最长的纪录为37年。”

蔡德靖为自己能坚持到今天而感到骄傲，他也发自内心地佩服老师黄治学。在董寨人心里，黄治学就是无所不能的英雄。

然而，在这次佩戴环志和跟踪器的抓鸟过程中，一只幼鸟竟意外“失踪”，连黄治学都遍寻不见。所有人的心愿，都是必须找到它！

三

距离2013年10月10日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次放飞朱鹮，已过去了11年。在这里，大部分朱鹮都是近几年放飞的，2023年5月22日是最近一次放飞。那一天，在朱鹮野化训练基地网笼外，摆了一排桌子，桌上并排放置6个木箱。上午10点，6个人同时打开木箱门，6只朱鹮探出头，随即展翅飞翔，白羽如雪云，橘红的翅影夺目，几秒后便融入山林。这是董寨朱鹮的第7次放飞，6只朱鹮均为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且经野化训练的，此次放飞也是河南省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科普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至此，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化放飞的朱鹮总数已达到133只。

时光回溯到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第一次野化放飞的日子。那是陕西省外朱鹮的首次放飞，也是全国第一只朱鹮再引入基地的首次放飞。然而那次放飞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缺乏经验，让放飞后的朱鹮受到惊吓后盲目飞行，最后精疲力竭，落在不适宜处。半数朱鹮难觅踪影，存活数量堪忧。

第一次野化放飞后，黄治学就开始了艰难的寻鸟征程。他拿着照片在董寨及周边的浅山丘陵询问村民，却发现无人认识朱鹮。黄治学单枪匹马在几万亩山地间寻找二三十只鸟，无异于大海捞针。后来，蔡德靖等人员也加入其中。起初，由于蔡德靖不了解朱鹮习性，在山岭搜寻一番后一无所获，经黄治学指导后才转向村庄附近寻找。

直到第二年早春，线索出现。在彭新镇蔡洼村，有人说见过朱鹮在稻田、山林里鸣叫。

黄治学和蔡德靖赶到时，一只朱鹮正在田里觅食。他们守在田边，一动不敢动，唯恐惊飞了那只鸟。次日，他们分头蹲守，最终在马尾松附近发现鸟巢和孵化的幼鸟。他们在对面小山搭建了一个隐秘的观察棚，每天天一亮就赶到棚里，天黑了才离开。一个人精力有限，他们就排班观察，争取不漏掉小朱鹮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终于，在4月中旬，一只朱鹮幼鸟出生了。黄治学和蔡德靖亲自饲喂，眼看着小鸟健康成长，大家都感到欣慰。然而临近5月，意外发生了，小朱鹮被蛇咬死了。黄治学心疼之余想出“亲鸟代养”的办法，用人工繁育的4日龄幼鸟替换夭折的15日龄幼鸟。他们搬来梯子，趁着亲鸟离巢觅食之机爬上树，拿下死亡的小鸟，换上新鸟，然后猫进对面山上的棚子里，通过望远镜盯着树巢，等待着亲鸟回来。两个多小时后，一只朱鹮翩然而归。冷不丁地看见巢里的幼鸟，它迟迟没有接近小朱鹮。

黄治学的心咚咚地狂跳。

就在这时，小朱鹮望着亲鸟，叽叽叽地鸣叫着，



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蔡德靖(右)在山林中捕捉朱鹮幼鸟佩戴环志。图左为本文作者林平。

一副饥饿难忍的样子。

时间静止了，空气也似乎停滞不动。

“亲鸟迟疑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开始对小朱鹮喂食。我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了。”11年后，黄治学对我说起当时的情形，仍是一脸欣慰。

此后，他和蔡德靖持续记录朱鹮跟亲鸟的一举一动，从无间断，直到幼鸟长大出飞，足足几百页的表格。

自此，黄治学和蔡德靖逐渐摸索出了野外寻找朱鹮巢窝的经验。

如今，他对朱鹮的感觉非常敏锐，每次从野外走过，只要天空中有鸟飞过，或者田里有鸟觅食，蔡德靖一眼就能认出是不是朱鹮。

四

寻鸟过程中，黄治学对我说起了往事。

当年，野外一对朱鹮在灵山镇祁堂村繁殖了三胞胎，20日龄时，黄治学师徒为其中一只幼鸟佩戴跟踪器并编号八号。八号鸟出飞后行为异常，2022年8月时竟飞到了百多公里外的息县和驻马店境内。黄治学前往寻找，发现它只身夜宿树林，次日亦如此，一个多月后八号鸟飞回罗山朱堂乡，表明其路线记忆清晰。2023年春天，八号鸟又去息县和驻马店交界村庄，他追去却发现它独自游荡，猜测它可能有潜在迁徙基因但未得答案。夏季八号鸟飞至桐柏山，黄治学虽未找到它，但认为考察其活动轨迹和环境有研究价值。

说实话，我们已经走过塘埂，来到山林对面的人家门口，目光随意逡巡，却并没抱什么希望。

突然，黄治学喊了一声：“找到了！”话音未落，他已拔腿朝那户人家屋檐跑去。屋檐是一片小树林，林边是一丛杂草。一只幼鸟正昂头寻望。见有人接近，赶忙转身，笨拙地往草丛和小树林里钻去。

我和黄治学一前一后，堵住了它的退却之路。他把它抱在了怀里，仿佛抱失而复得的孩子。

看着黄治学怀中原失而复得的朱鹮幼鸟，大家如释重负。这是众人努力的成果，董寨人用汗水为朱鹮筑起了家园。从朱鹮濒危到如今数量增多。每一次繁育、放飞、佩戴环志和跟踪器，都是对生命的珍视。黄治学等科研人员和志愿者们不懈守护，在挫折中前行。他们的故事也随朱鹮的飞翔而流传。

夕阳下，黄治学的笑容与小朱鹮的身影，定格成一幅唯美的画。几个月过去了，那一幕依旧令人难以忘怀。守护之路虽漫长坎坷，但他们一如既往地坚定前行……

（作者简介：林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电力作协副主席。出版过长篇小说《立地成塔》《红房子》、长篇纪实文学《挺进深蓝》、报告文学集《东达山上》等。）

今昔，马周故里



前槽村航拍